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白鸦

邢庆杰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白 鸦

邢庆杰 著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鸦/邢庆杰著. —南昌:江西高校出版社,2019.1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 - 7 - 5493 - 6081 - 9

I. ①白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
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225966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22516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×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80 千字
版 次	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493 - 6081 - 9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 - 07 - 2017 - 1200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 - 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CONTENTS

心灵的阳光	/001
白鸦	/004
美丽的女教师	/007
扎西的菜园子	/011
追杀令	/015
归去来兮	/018
心中的初恋	/020
韩信回乡	/023
霸王别姬的真相	/026
钟离昧之死	/030
风流记	/032
耻辱记	/034
艳照记	/035
艳遇记	/036
借子记	/038
考察记	/040
古镇爱情	/041
赎身记	/047
夺魂散	/053



劈头者	/057
空棺	/061
白夜行	/064
诈尸	/069
白貔记	/072
具丘山记	/074
蛇杀记	/077
逃逸记	/079
杀猪记	/081
鸡香记	/084
拯救	/086
咱们离婚吧	/090
离婚记	/094
表白或者证明	/096
绑架	/100
救援记	/104
越来越像领导	/108
真假皮夹克	/110
迷局	/113

凤岐画苑	/117
面子	/120
考验	/122
胡一刀的爱情故事	/125
窥视	/129
噩梦	/132
签名	/135
歧视的惩罚	/138
《卖油翁》新编	/141
暗访记	/144
蒋负责	/147
默契	/151
匿名者	/153
铺邻	/156
钓鱼记	/159
喝一斤	/162
特殊试卷	/166
债钱	/169
大号	/172

比武记	/175
可疑的钥匙	/179
百年魔咒	/182
涵墨傲骨	/186
世仇	/190
宿仇	/194
宽恕	/198
祖传规矩	/202
青楼女子碧玉	/205
兄弟墓	/208
宝刀	/211
剃头店	/215

心灵的阳光

001

白
鸦

王建设在这片草丛中藏匿三天了。草丛边缘是公路,公路对面,是一个废弃的荒村,墙上都用红字写着大大的“拆”字。显然,这里将搞开发,到处是荒弃的庄稼和成片的野草。他不敢往远处跑,他觉得火车站、汽车站早就布满了警方的天罗地网。

事情过去三天了,他的头脑也冷静下来了,悔恨像一条毒蛇,撕咬着他……

从妻子对他日益冷淡到不闻不问,他就知道自己的婚姻有了问题,心里已经做好了某种准备。但当他真的看到妻子和另一个男人在他的床上时,他仍然觉得非常意外,他拿起一把水果刀,对忙着穿衣服的两人一阵乱砍!那一男一女惊恐和愧疚的目光,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。他疯狂地砍!鲜血飞溅,床上、墙上、地板上到处都是鲜红的血……

……太不值了,为了一个背叛自己的女人,把自己弄成了一个杀人逃犯。如果当时能理智一些,适当教训一下这对狗男女,然后离婚,从这场名存实亡的婚姻中走出来,再去寻找自己的幸福……

现在,想这些已经为时太晚了。眼下最现实的问题是,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了,必须找点儿吃的了。

夜深了,村前公路上的车辆已经稀少了,他爬出草丛,悄悄潜入了荒村。





家家户户的大门都敞开着，像为了专门迎接他这位不速之客。他打开打火机，小心翼翼地走进靠近公路的一家。屋门也开着，像张开的一张黑洞洞的大嘴。他轻手轻脚地潜进去，借着微弱的光芒，见屋内一片狼藉。他绕屋里转了一圈，又到厨房搜索了一番，一点儿能吃的东西也没找到。他又进入了第二家、第三家……一直找了五六家，仍然一无所获。他绝望了，正想离开时，忽然听到了一阵微弱的呻吟声。他吓了一跳！村里竟然有人！想拔腿跑时，他又站住了，他想，有人，就有吃的。

他循着时断时续的呻吟声，找到了一处高大的宅院，大门开着，他慢慢走进去，听到呻吟声是从屋里传出来的，有灯光从窗口和门缝里溢出来。

他咳嗽了一声，小声问，请问，屋里有人吗？

一个浑浊的声音传出来，是谁回来了？快进来！哎哟……

他听出是一个老人的声音，大着胆子，推开了虚掩的屋门。

床前的地上，躺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，正努力地翘起头，看着他。

他正不知说什么好，老人焦急地说，快快！快报120，我胃疼得钻心。

这时，他看到了老人旁边的一摊鲜血。

他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。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业务员，他也算是经多见广，为了不让警方通过手机信号找到他，他出逃的同时关闭了手机。

您这里没有电话吗？

老人摇了摇头，痛苦地呻吟了一声，垂下了头。

怎么办？他问自己。如果打开手机，拨打“120”，警方马上就会锁定他的位置，几分钟就能赶到。



他暗暗叹了口气,转过身,向门口走去。

别走……救救我……老人用微弱的声音乞求着他。

他迟疑地停下了脚步。看老人的样子,应该和他的父亲年龄差不多。

救救我……快点儿……

王建设的心一酸,大滴的泪水淌了下来。他的父亲,就是独自在家时,突发心脏病去世的。事后,他常常自责:当时如果我在他身边,也许……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刻,是多么的无助和凄凉呀……

他掏出了手机。

救护车呼啸而至,医生误认为他是病人家属,把他也拉到了医院。

老人是胃穿孔,再晚一会儿,就没命了。他帮着联系病人子女、签字、交钱,忙活了半个晚上,又累又饿,在老人子女千恩万谢的声音中,斜躺在病房门口的连椅上,睡着了。

手机的鸣响把他吵醒时,一缕阳光透过窗子,照在他的脸上,他眯着眼,下意识地摁下了接听键。

是一个他非常熟悉的女人的声音:你回来吧,我们商量一下离婚的事儿。

他吃了一惊,忽然坐起来问,你们没死?

女人说,我们都是……多处轻伤,没伤到要害,我们……对不起你……就没有报警……

女人在电话里抽泣起来。

他像刚刚从一场噩梦中醒来,懵懵懂懂地走出医院的大门。

门外,阳光灿烂,鸟语花香。

白 鸦

那对白色的乌鸦从空中扑向他的一瞬间,朱老三从梦中惊醒了,直挺挺地坐了起来,脸上、身上全是汗珠子。

窗外,电闪雷鸣,雨声如瀑。

奇怪,好多年前的事了,咋又梦见它了呢?

朱老三翻身下了床,右腿划着半圆,一瘸一拐地走到饭桌前,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开水。

大前年的一天早晨,朱老三起床的时候,右腿忽然就不听使唤了,西医、中医都看了,打了无数针,吃了无数药,大半辈子的积累都花光了,也没治好。

朱老三重新躺到床上,却再也睡不着了,外面的雷雨声倒没影响他,他的脑子里,全是那对白色的乌鸦。

朱老三是个护林员,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。护林员的主要职责就是防火防盗伐。盗伐树木是要入刑的,所以,真的敢来伐树的人并不多,最让他头痛的,是那些来砍树枝的半大孩子,他们专瞅他中午打盹的时候,选个离他远一些的地方,猴子一样上了树,专捡手腕粗细的大树枝砍。等他听到动静赶过去时,他们早就拉着树枝跑远了。

那年月,农村穷,老百姓买不起煤,冬天取暖做饭,全靠晒干的树枝这种“硬柴火”。自家的树枝不够烧的,就都打起了集体



林场的主意。朱老三原则性很强，他自己决不上树砍树枝，而是用绳钩子把树上已经枯死的树枝钩下来用。这样当然不会收集到大量的柴火，但朱老三还有一个办法：拆鸟窝。一个硕大的鸟窝，足够一家人烧半个月的。这是朱老三的特权，因为鸟窝都筑得非常结实，短时间内是不可能弄下来的，别人都没有机会。

那年冬天，朱老三的儿子刚刚出生，家里那三间四面透风的房子更需要取暖。他就把留了多年的一个最大的鸟窝拆了。那个鸟窝足有一间房子那么大，他从中午一直拆到太阳西斜。拆到最里层时，竟有了意外的收获，里面有四只鸟蛋。他把鸟蛋放在口袋里，就顺着树干溜了下来。

朱老三用地排车把拆下来的柴火运到家里时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整个天空红彤彤的，让寒冷的冬天有了一丝暖意。他正从地排车上往下卸柴火，忽然面前掠过一阵冷风，他下意识地缩了缩头，一只鸟儿贴着他的头皮飞了过去，头皮火辣辣地疼，用手一摸，满手掌的鲜血。他惊恐地抬起头，恰好看见两只白色的影子冲他俯冲下来！他从地上抄起一根木棍，迎面抡了出去！鸟儿惊叫着，留下了几片白色的羽毛，落在了对面的房顶上。是乌鸦，两只罕见的纯白色乌鸦，冲他愤怒地鸣叫！他忽然明白了，下午拆的鸟窝，应该是这两只白鸦的，它们来寻仇了。

那天晚上，他把四只鸟蛋煮了，给妻子补充了营养。两只白鸦在他的屋顶上叫了一夜，吵得他和妻子一夜都没睡好，孩子更是不停地哭叫。第二天一早，孩子发了高烧，请来村里的赤脚医生，折腾了一天，也没让孩子退下烧来。第三天，等他把孩子送到镇上的卫生院时，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。妻子当天就精神失常了，几天后在村后的河里淹死了，不知是失足，还是投河自尽。

朱老三把鸟枪装满弹药，开始找那两只白鸦寻仇，但那两只



白鸦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朱老三打了个盹，醒来时太阳已经一杆子高了。

推开屋门，朱老三吃了一惊，门前的水洼里，躺着两只白色的乌鸦。望着曾经的仇家，朱老三竟没有丝毫复仇的快感，而是从心底升起一阵兔死狐悲的伤感：它们也老了，经不起大的风雨了。

他踩着一地的泥泞，走出院子，吃惊地发现，院外的小路上，也躺着十多只死鸟，有燕子、麻雀、啄木鸟……昨天晚上的风雨太大了，无家可归的鸟儿都被风雨打了下来。

把所有的鸟儿都埋葬之后，朱老三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，脑海里不断闪现二十几年来他拆除的那一个个鸟窝，他第一次感觉到，那不但是谋财害命，也是作孽……

朱老三开始行动，是三天以后的事情了。他找出了祖传的木匠家什，伐倒了两棵枯死的榆树，用大锯把它们拆成板子，就开始在护林屋里制造鸟窝。他有祖传的手艺，整个鸟窝，没用一颗钉子，所有的木板都是用卯榫扣起来的，板子之间的缝隙全部用蜂蜡封得密不透风。鸟窝的出口处，上下各安上了一个巴掌大的平板，上面的遮雨，下面的供鸟儿站立。他对自己设计的鸟窝非常满意，就按这个样品，日夜不停地做，困了就睡一会儿，饿了就啃个馒头，喝点开水。一个多月后，他把所有的木板都用完了。他数了数，共做了四十八个鸟窝。

朱老三休息了一天，炖了一只自己养的老母鸡，美美地犒劳了自己一下。

他觉得自己体力恢复了，就扛着一把轻巧的竹梯子，把鸟窝一个一个地安在林场的树上。他的口袋里装着泡透的小米，每安

好一个鸟窝，他都撒一把在鸟窝入口的木板上，用以吸引鸟儿来这里安家。

朱老三用了十几天的工夫，才把四十八个鸟窝均匀地安在了林场的各个部位。最远的地方，离护林屋有三四里路。在来来回回的路上，他欣喜地发现，最早安装的几个鸟窝，已经有鸟出入了。

在安装完最后一个鸟窝回来的路上，他忽然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，停下来想了想，却想不出有什么不对劲，就不再想，继续走了几步，才发现，自己的右腿不知什么时候不画圈了，恢复正常了。

他的目光停留在一棵枯死的槐树上，在心里估算着能做多少个鸟窝。

美丽的女教师

有一个月就要中考了，何晓明却整日无精打采。何晓明的爸爸常年在外，妈妈在医院工作，经常值夜班。妈妈上夜班时，何晓明等阿姨（保姆）睡着后，就悄悄地溜到书房上网玩“梦幻西游”。由于晚上睡得少，白天精力不集中，他的功课开始滑坡了，本来就比较差的外语落得更远了。

上着课，何晓明满脑子里都是游戏里的刺激场面，老师讲的他一句也听不进去。回过神来时，他就盼望着下课，盼望着放学……课堂上的时间对他来说真是“度日如年”。沉迷在游戏





中的他开始幻想：如果不上学，整天在家玩游戏多么好呀！玩个痛快淋漓……可是，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，如果他辍学，爸妈还会把他送回来的，那多丢人哪！

星期一早晨，学校开大会，宣布开除了两名学生，那两名学生一个把女老师的后背上甩满了墨水，另一个用打火机把老师的辫子点着了，差点烧成秃子。由此，何晓明忽然受到了启发：对呀，让学校开除自己，那爸妈就没办法了，他们往回送学校也不要了。

对谁下手呢，何晓明费了一番脑筋。班主任李老师？不行，他脾气不好，惹恼了会打人的。想来想去，他觉得外语老师米珊珊最合适，一来是她脾气好，二来，她经常给何晓明的作业打红“×”号。

星期二上午就有两节外语课，何晓明把钢笔水灌得满满的，还准备了一只打火机。

上课了，米珊珊老师一边领读一边慢慢在课桌之间走着。

当米老师从何晓明的身边走过时，他拧开笔帽，用力朝米老师的背上交叉着甩了两下！

米老师洁白的衬衣上顿时出现一个重重的“×”号！米老师的身子轻轻抖动了一下，停下了脚步。何晓明知道，该发生的事情就要发生了，他的心“咚咚”地跳了起来。旁边的几个同学都惊讶地看着何晓明。仅仅是一瞬间的工夫，米老师又照常往前走，仍然是一边走一边领读。有几个同学窃窃私语起来……

米老师忽然大声说，上课不准说话！

教室里又恢复了正常。

米老师就穿着那件有一个“×”号的衬衣轻盈地行走在同学们之间。何晓明的眼睛始终盯在米老师的后背上，那交叉着的两行墨水，离他忽而远，忽而近，忽而模糊，忽而清晰，渐渐地，那个



黑色的“×”号在他眼前虚化成了一只黑色的蝴蝶，翩翩起舞……

叮铃铃……下课了，那只黑色的蝴蝶不见了，眼前是鱼贯而出的同学们。

这个课间，何晓明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一动都没动，他的内心在期待着、迎接着、煎熬着，焦急、不安而茫然。课间十分钟今天变得这么漫长……

然而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上课铃响过之后，米老师准时出现在讲台上，她换了一件红色的上衣，像一团火。

米老师让同学们朗读上节课所学的课文。在同学们抑扬顿挫的读书声中，米老师照例在课桌之间的过道上巡视。

何晓明双手把课本端在面前，目光却从课本的上侧溜出去，偷偷地观察米老师，希望从中发现点儿什么。可是，米老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自始至终没有看他一眼。何晓明泄气了，看来，上节课的事情白做了。

何晓明把眼睛盯在了米老师的短发上，米老师的短发是往后梳的，在脑后用一根橡皮筋很随意地扎了起来。当米老师在他身边走过时，他迅速地站了起来，把喷着蓝色火苗的打火机放在了米老师的辫梢上！

米老师的辫子被点着了！火苗子沿着辫梢儿向上爬去！何晓明下意识地伸出另一只手，一把将火打灭了！在最后的关头，他还是害怕了，担心真的伤到老师。

米老师回过了头，何晓明！你想干什么？

何晓明涨红着脸低下了头。

米老师没有再追问他，而是对几个朝这边探头探脑的同学说，看什么？继续学习！



何晓明在忐忑不安中熬到了下课,又熬到了放学。

同学们都走了,何晓明孤独地在校园里溜达着,等待着惩罚的降临。不知不觉间,他走到了教师办公室的窗外。

不行!一定得严肃处理何晓明!报到校委会,把他也开(除)了!

屋里传出班主任李老师的咆哮声。

接着,是米老师的声音,有些小,何晓明赶紧贴到了窗下。

……这件事还是我自己处理吧,别报校委会了。

要不是几个同学来告状,你连我也不告诉?长此下去,你还有没有当教师的尊严!还怎么管学生!

我个人尊严不碍什么大事,可一旦把何晓明开除了,会毁了他一辈子呀!

就这么算了?

我想周末做一次家访,和他家长沟通一下,共同拉这个孩子一把……

何晓明先是觉得心里一热,接着两眼一热,眼泪汹涌而下。

这个周末放学的时候,何晓明在校门口拦住了米老师,米老师,您什么时候去我家?

米老师颇感意外地看了他一眼,然后绽露出灿烂的笑容说,不去了。

何晓明一愣。

你这几天用行动告诉我,你已经不需要家访了。

何晓明对米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一个月后,何晓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本市最好的重点中学。